

真實的農村？想像的農民？

江昺崙

本文將以文學作品當作材料，探討台灣農業在 1970 年之後到當代，由於政策變遷的關係，逐漸面臨產業內部的分化，知識份子如何是試圖理解並創造當代（內部差異甚大）「想像的農民」？知識份子透過創造並消費農民文本，以補足自身農業經驗匱乏的缺憾。但這些想像的動力，是否能弭平地域上的文化與政經差距？抑或是一種與自身位置互相矛盾的「鄉愁」？

台灣農業在 1960 年代以前，一直是以糧食作物為主，但綠色革命及台美關係轉變之後，蔣經國調整了糧食生產政策，台灣農業不再以內戰後勤為目的。在此情形下，農村結構也快速地產生變化：農民由於地域、作物及社會位置的差異，被迫發展出型態各異的生存策略，例如稻農依賴政府補貼，高度機械化且缺乏市場彈性，與果農、菜農相較之下，形成穩定且微型的生產模式。

同時，由於台灣社會快速地邁向都市化，知識份子普遍缺乏完整的農村經驗，但對於農村的「邊緣他者」又充滿興趣。因此所謂「鄉土文學」的概念其實並未斷裂，80 年代的《人間雜誌》以人道結合現實主義的影像，召喚知識份子的底層想像。但整體敘事的隊伍在 90 年代沈寂下來，直到 2004 年楊儒門在都會區放置炸彈，以反對 WTO 進口稻米政策為訴求，稻農的邊緣處境才重新回到知識份子的關注焦點。

紀錄片《無米樂》在票房市場上的突破，打造了崑濱伯與菁寮村的烏托邦景色；民謠歌手林生祥與作家鍾永豐合作描寫故鄉美濃的專輯《菊花夜行軍》，也變成獨立音樂領域的「主流」。2008 年之後，青年在各大學成立關懷農村的社團，舉行相關營隊，「返鄉青年」及「土地正義」從抽象的信念變成了實在的社會行動，建構了新的「小農」階級。簡單說，當代的農民形象，可以說是知識份子發明出來的。

也就是說，原本零散且分化程度甚高的「農民」，在當代以返古的形象重新復活，詮釋者本身（幾乎都是知識份子），也積極地想要重新介入 1970 年代左右的生產方式。但是，知識份子與「農民」的生活經驗及生存心態落差太大，農村與農業的複雜程度，也非外界所能掌握。所以在熱心的詮釋者，以及無聲的被詮釋者，不對等的交流行動之下，創造出來的形象與「鄉愁」相去不遠。

最後，我們並不是在談虛無的文本解構，而是必須反省並回顧當代農民形象建

構的過程，是否忽略更多負面的、醜陋的及非預期的層面呢？例如農村常真實的產業及經濟，基礎教育及社福問題，更甚有文化資本不平等之下，帶來的社會期待落差的問題。仿若穿透美國夢與田園牧歌，我們可能會看見的是川普支持者的反動與歧見，以及背後象徵的全球化底下，異類的剝削與反抗。

關鍵字：文學、農業史、鄉愁政治